庸閒齋筆記

庸閒齋筆記卷十一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本朝攝政睿親王輔

世祖定天下有周公之功身歿未幾被誣削奪

高宗登極昭雪復封誠千秋

曠典也茲於

皇朝文典中見追復

封冊文敬錄於右

闡宗勛於故府典重睠親察往跡於遺聞義彰繼絕

念精白具徵信史兼偉伐以昭垂宜平反追覆爰書煥明綸而光復爾多爾袞造邦翊運作翰宣勞入關克展壯猷遂集勳以大定當軸更襄碩畫爰攝政以多年羣不逞怨積於生前莫須有反評諸地下値沖歲未親幾務衆因矯命以除封詎深文竟指斂衣久令銜冤於沒世朕恭稽

實錄惻念純誠拒二王勸進之勸誓死力全

顧託成一統廓清之業奉迎式肇

基圖勗尊親則切誡羣工持法紀則靡私同氣貞心

如揭軌事咸存昨以世封聿準勳藩之舊列之璠牒仍延似續之常葺園寢而祀秩春秋侑
廟廡而位循伯仲傳以表勸謚以褒忠茲復封爲和碩睿親王世襲罔替錫之冊命於戲剷除匪出於
聖裁獄久成爲不白功伐久彰於
實典恍尤敢其如冉遠昭盈儀之誣篤棐期風百世載錫維城之命況淪庶雪九原式慰爾靈垂休無斁
先大夫年登八秩嘗言服官數十年閱歷數十年見官而貪墨者其終未有不潰敗者也然總無逾於侵

賑報應之速而且酷也彼敗露而身嬰顯戮者若王伸漢輩者無論矣即倖逃法網大都必以急病死以暴疾死子孫亦俱絕滅再不然而爲盜爲倡作眼前報者尤不少其人固可屈指數也蓋貪賍枉法害止一人一家侵賑則害及萬衆朘民以富而謂已身及子孫可長享之有是理乎其有於賑務能加意者享報亦必豐則舉二事可鑒焉廣東顏中丞希深乾隆時官平度知州因公事赴省適遇大水爲災低區盡沒民皆登城以避顧無所得食哀聲嗷嗷太夫人聞而

惻然因命盡發倉穀糶米賑濟全活者數萬人巡撫以不俟報聞擅動倉穀特疏參奏落職
高宗覽疏怒曰有此賢母好官爲國爲民權宜通變該撫不加保奏翻加參劾何以示激勸乎乃特
旨擢希深知府母賜三品封爲淑人天下傳頌
聖天子之明焉後希深官至巡撫子檢由拔貢官直隸總督孫伯龔由翰林官閩浙總督其孫曾至今蕃衍登科第者甚多稱巨族矣湖南蕭狀元錦忠之封君道光時官直隸知縣會秋月被水已逾報災之期

限不能奉准封君乃將徵存之銀悉以賑撫其未輸者亦焚串免其征民大感戴而封君則以虧帑監追上司憐其愛民被罪令通省官代爲設法彌補比虧清出獄而錦忠狀元及第之報至矣此二事皆果報彰彰在人耳目前者天道甚邇可不感動警畏哉

同治元年冬甯波諸軍進攻粵賊於紹興三戰三捷將傅其城而洋火藥告罄史士良觀察令余赴上海向李爵相商借數千觔乃爵相亦以剿賊藥盡而洋船不至正在躊躇無可應付余乃遄返謂不如自已

仿照造之於是開局製配無機器則以手舂嘗之無
洋硝則以土硝銥淨抵之無蔴炭則以柳炭及杉炭
代之以意加樟腦等物舂配極細居然造成第力較
洋藥少遜且發後有渣滓留存管底須時加刮洗耳
然足以資救急之用爵相聞之亦飭余在甯局製造
萬觔久之洋八之藥運到遂止然自是知藥可配造
因從而推廣及洋鎗洋礮等類並仿造小火輪船二
隻試之均能合用第以公費甚鉅無欵可籌且賊已
將次勦滅乃置之不講至五年秋左爵相由廣東平

賊歸遂決計開輪船局疏陳於
朝朝議允之局將開爵相又奉陝甘總督之命率師
西征奏保前江西巡撫沈公葆楨爲船政大臣莅其
事者九年沈公擢兩江總督又
命前江蘇巡撫丁公日昌繼之從此中國之輪船與
外洋爭烈矣左爵相之疏剴切詳明籌畫周當今節
錄載之俾後世言船政者有所考焉公疏謂竊惟東
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陸自廣東福建而浙江江南山
東直隸

盛京以迄東北大海環其三面江河以外萬水朝宗無事之日以之籌轉漕則千里猶在戶庭以之籌懋遷則百貨萃諸廛肆匪獨魚鹽蜃蛤足以業貧民舵艄水手足以安游衆也有事之時以之籌調發則百粤之旅可集三韓以之籌轉漕則七省之儲可通一水匪將巡洋緝盜有必設之防用兵出奇有必爭之道也況我

國家建都於燕津沽實爲要鎭白海上用兵以來泰西各國火輪兵船直達天津藩籬竟成虛設星馳飈

畢無足當之自洋船准載北貨行銷各口北地貨價騰貴江浙大商以海船爲業者往北置貨價本愈增比及回南費重行遲不能減價以敵洋商日久銷耗愈甚不惟虧折貨本寖至歇其舊業濱海之區四民中商居什之六七坐此閭閻蕭條稅釐減色富商變爲窶人游手驅爲人役並恐海船擱朽目前江浙海運即有撫船之虞而漕政益難措手是非設局急造輪船不爲功從前中外臣工屢議雇買代造而未敢輕議設局製造者一則船廠擇地之難也一則輪船

機器購覓之難也一則外國師匠要約之難也一則籌集巨款之難也一則中國之人不習管駕船成仍須雇用洋人之難也一則輪船既成煤炭薪工需費不貲月需支給又時須脩造之難也一則非常之舉謗議易興創議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觀者一人事敗垂成公私均害之難也有此數難毋怪執咎無人不敢一紓籌策以徇公家之急臣愚以爲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國不必安於拙也泰西

有而中國不能倣以無也雖善作者不必其善成而善因者究易於善創如慮船廠擇地之難則福建海口羅星塔一帶開槽濬渠水清土實為粵浙江蘇所無 臣在浙時即聞洋人之論如此昨回福州參以眾論亦復相同是船廠固有其地也如慮機器購覓之難則先購機器一具鉅細畢備覓雇西洋師匠與之俱來以機器製造機器積微成鉅化一為百機器既備成一船輪機即成一船成一船即練一船之兵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布置沿海各省遙衛津沽由

此更添機器觸類旁通凡製造鎗炮炸彈鑄錢治水
有適生民日用者均可次第為之惟事屬創始中國
無能赴各國購覓之人且機器良楛亦難驟辨仍須
託洋人購覓寛給其值但求其良則亦非不可得也
如慮外國師匠要約之難則先立條約定其薪水到
廠後由局挑選內地各項之少壯明白者隨同學習
其性慧夙有巧思者無論官紳庶士一體入局講習
拙者惰者隨時更補西洋師匠盡心教藝者總辦洋
員薪水全給如靳不傳授者罰扣薪水似亦易有把

握如慮籌集巨欵之難就閩而論海關結欵既完則此欵應可劃項支應不足則提取釐稅益之又臣會函商浙江撫臣馬新貽新授廣東撫臣蔣益澧均以此為必不容緩願湊集巨欵以觀其成計造船廠購機器募師匠須費三十餘萬兩開工集料支給中外匠作薪水每月約需五六萬兩以一年計之需費六十餘萬兩創始兩年成船少而費極多迨三四五年則工以熟而速成船多而費亦漸減通計五年所費不過三百餘萬兩五年之中

國家捐此數百萬之入合雖見多分亦見少似尚未
爲難也如廬船成以後中國無人堪作船主看盤管
車諸事均須雇倩洋人則定議之初即先與訂明教
習造船即兼教習駕駛船成即令隨同出洋周歷各
海口無論兵弁各色人等有講習精通能爲船主者
即給予武職千把都守由虛銜游補實職俾領水師
則材技之士爭起赴之將來講習益精水師人材固
不可勝用矣且臣訪聞浙江甯波一帶現亦有組知
管駕輪船之人如選調入局船成即令其管駕似得

力更速也如慮煤炭薪工按月支給所費不貲及修造爲難之費則以新造輪船運漕而以雇沙船之價給之漕務畢則聽受商雇薄取其値以爲修造之費海疆有警專聽調遣隨賊所在絡繹奔赴分攻合剿剋期可至大凡水師宜常川住船操練俾其服習風濤長其精力深其閱歷然後可恃爲常勝之軍近觀海口各國所駐兵船每月操演數次儼臨大敵遇有盜艇即踴躍攫擊以試其能所以防其惡勞好逸者如此且船械機器廢擱不用則朽鈍堪虞時加淬厲

則鼎鎣益出故船成之後不妨裝載商貨藉以捕盜而護商兼可習勞而集費似歲修經費無俟別籌也至非常之舉謗議易興始則憂其無成繼則譏其多費或更譏其失體皆意中必有之事然臣愚竊有說焉防海必用海船海船不敵輪船之靈捷西洋各國與俄羅斯咪利堅數十年來講求輪船之制互相師法製作日精東洋日本始購輪船拆視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學其文字究其象數為仿製輪船張本不數年後東洋輪船亦必有成獨中國因頻年

軍務緊興未暇議及雖前次有代造之舉現復奉
諭購雇輪船然皆未爲了局彼此同以大海爲利彼
有所挾我獨無之譬猶渡河人操舟而我結筏譬猶
使馬人跨駿而我騎驢可乎均是人也聰明睿知相
近者性而所習不能無殊中國之睿知運於虛外國
之聰明寄於實中國以義理爲本藝事爲末外國以
藝事爲重義理爲輕彼此各是其是兩不相喻姑置
弗論可耳謂執藝事者舍其精講義理者必遺其粗
不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藉外國導其先可也謂

我之長不如外國讓外國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較著者也如擬創造輪船即預慮難成而自沮然則治河者慮合龍之無期即罷畚築治軍者慮藏役之無日即罷徵調乎如慮糜費之多則自前道光十九年以來所糜之費已難數計昔因無輪船致所費不可得而節矣今仿輪船正所以預節異時之費而尚容靳乎天下事始有所損者終必有所益輪船成則漕政興軍政舉商民之困紓海關之稅旺一時之費數世之利也縱令所制不及各國之工究之慰情勝

無倉卒較有所恃且由鈍而巧由粗而精尚可期諸異日孰如羨魚而無網也計閩浙粵東三省通力合作五年之久費數百萬尚非力所難能彊　臣誼在體國奉公何敢惜小費而忘至計至以中國仿製輪船或疑失體則尤不然無論禮失而求諸野自古已然即以鎗炮言之中國古無範金為砲施放藥彈之製所謂砲者以車發石而已至明中葉始有佛郎機之名

國初始有紅衣大將軍之名當時得其國之器即被

以其國之名謂佛郎機者即法蘭西音之轉謂紅衣者即紅夷音之轉蓋指紅毛也近時洋鎗開花砲等器之製中國仿洋式製造亦皆能之砲可仿製船獨不可仿製乎安在其為失體也序 自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凡唐宋以來史傳別錄說部及

國朝志乘載記官私各書有關海國故事者每涉獵及之粗悉梗概大約火輪兵船之製不過近數十年事於前無徵也前在杭州時曾覓匠仿造小輪船形模粗具試之西湖駛行不速以示洋將德克碑稅務

司日意格據云大致不差惟輪機須從西洋購覓乃臻捷便因出法國製船圖冊相示並請代爲監造以西法傳之中土適髮逆陷漳州臣入閩督勦未暇及此嗣德克碑歸國繪具圖式船廠圖冊並將購覓輪機招延洋匠各事宜逐款開載寄由日意格轉送漳州行營德克碑旋來漳州接見臣時方赴粵東督勦未暇定議德克碑辭赴暹羅屬日意格候信彼此往返講論漸得要領日意格聞臣由粵凱旋擬來閩面訂一切臣原擬俟其來閩商妥後再具摺詳陳請

旨因日意格尚未前來適承購雇輪船

寄諭應先將擬造輪船緣由據實馳陳伏乞

聖鑒

續又疏陳據日意格等稟呈保約條議清摺合同規

約各件業經法國總領事官白來尼印押擔保臣逐

加覆核均尚妥洽所有鐵廠船槽船廠學堂及中外

公廨工匠住屋築基砌岸一切工程經日意格等覓

中外殷商包辦由臣核定計共需銀二十四萬餘兩

船槽尤爲通局最要之件應用法國新法購辦鐵板

運來船廠就造成槽此外一切局中應用什物由護撫臣周開錫委員估置日意格德克碑俟廠工估定即回法國購買機器輪機鋼鐵等件並購大鐵船槽一具募雇員匠來閩一面開設學堂延致熟習中外語言文字洋師教習英法兩國語言文字算法畫法名曰求是堂藝局挑選本地資性通敏頴悟通文字義子弟入局肄習並採辦銅鐵木料一俟船廠造成即先脩造船身應來年機器輪器運到時可先就現成輪機配成大小輪船各一隻此後機器輪機可令

中國匠作學造約計五年限內可得大輪船十一隻
小輪船五隻大輪船一百五十匹馬力可裝載百萬
觔小輪船八十匹馬力可裝載三四十萬觔均照外
洋兵船式樣總計所費不逾三百萬兩惟採買物料
一切有此月需多彼月需少者勢難劃一應將關稅
每月協撥兵餉五萬兩劃提四萬兩歸軍需局庫另
款存儲以便隨時隨付而前後牽計仍不得踰每月
四萬之數以示限制抑區區之愚有不敢不盡者茲
局之設所重在學造西洋機器以成輪船俾中國得

轉相授受爲永遠之利也非如雇買輪船之徒取濟一時可比其事較僱買爲難其費較僱買爲鉅 臣德薄能淺不足爲其難又去閩在即不能爲其難當此時絀舉嬴之際凡費宜惜鉅費尤可惜而顧斷斷於此者竊謂海疆非此兵不能强民不能富僱募僅濟一時之需自造實無窮之利也於是則雖難有所不避雖費有所不辭然而時需五載銀需二百數十萬兩事屬創舉成否未可預知幸而學造有成縱局外議論紛紛 俻氏 尚有以自解設學造未能盡洋技之

而即解造輪船不能自作船主由盡駕駛之法則費此五年之時日二百數十萬之帑金僅得大小輪船十六號機器一分鐵廠船槽船廠及各房屋雖所造輪船較尋常購買各色輪船精堅適用而估計所費多於買價一倍於大局仍少裨益責以糜帑咎何可辭凡此皆宜預為綢繆而不能預為期必者故此局之定愛 臣者多以異時之咎責為 臣慮局外阻撓為 臣疑即日意格亦言此時局面既更勢難兼顧如欲停止願將已領之銀仍即繳回 臣答以事在必行萬

無中止之理但願一一謹守條約盡心經畫共觀厥
成如有差謬當自請
朝廷嚴加議處而已察看情形尚可望其有成合將
日意格德克碑合纂保約條議清摺合同規約照鈔
咨呈軍機處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存案外謹臚舉船
政事宜十條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謹會同兼署閩浙總督臣英桂恭摺具
奏伏乞
聖鑒訓示施行

李爵相既平粤賊後於同治四年先在上海開機器局以製造洋鎗洋礮及銅帽洋藥諸軍火比督兩江於金陵亦設製造局曾文正公再督兩江仍踵行之嗣福建創造輪船文正公亦令於上海兼造數年來已成八艘十二年又仿造鐵甲船一艘洋人所能者我盡能之矣十三年李爵相又奏開輪船招商局共集資一百五十萬官給二十萬商集百三十萬先購買外國輪船而以機器局所造之輪船益之以運江浙二省漕糧漕運既畢之後准商人雇載赴外洋及各海口銷售

貨物以分洋船之利無事則運糧販貨取其資爲修
購船隻之用有事則用爲戰船以之巡防以之攻擊
蓋一舉兩得之術也光緒元年於招商局內又分設
保險公司以保輪船先由商集資十五萬本局之船
可以無須向外國保險而外國之船我轉可保之則
保險之利亦分之矣李左二相國所以爲國計民生
籌畫者至矣盡矣惟鐵甲船之造費較輪船十餘倍
只能爲攻戰之用且船身太重時虞擱淺若海口以
最巨之礮擊之亦不能抵禦此時英國已經停造計

數年之後各國未必踵行則我國亦似可不須效顰也

今之醫者多喜用重劑取效曰古方本重吾已減輕矣驗之古方誠然心竊疑之以爲古人秉氣素厚也嗣閱洄溪徐靈胎所著愼疾芻言一書內論制劑一篇始悟今醫重劑之悖乎古也洄溪之言曰古時權量甚輕古一兩今二錢零古一升今二合古一劑今三服古之醫者皆自採鮮藥如生地半夏之類其重比乾者數倍故古方雖重其實無過今之一兩左右

者惟千金外臺間有重劑此乃治强實大症亦不輕用也若宋元以來每總製一劑方下必注云每服或三錢或五錢亦無過一兩外者此煎劑之方也末藥則用一錢匕丸藥則如桐子大者十丸加至二三十丸試將古方細細考之有如今日二三兩至七八兩之煎劑乎皆由醫者不明古制以為權量與今無異又自疑為太重為之說曰今人氣薄當略為減輕不知已重於古方數倍矣至於補劑要知藥氣入胃不過借此調和氣血非藥入口即變為氣血所以不在

多也又今之醫者不論人之貧富人參總爲不祧之品人情無不貪生必竭蹶措置孰知反以此而喪其身其貧者致送終無具妻子飄零是殺其身而並破其家也云云靈胎爲乾隆時名醫學問篤於葉薛之上乃其言如此醫者當奉以爲圭臬也按人參誤服殺人在富貴家不一而足先曾祖通奉公在四川重慶府同知任內奉

旨馳驛入京視疾一時求診者充門塞戶至三鼓甫散忽儀親王以福晉病甚遣官來迎公以疲乏已極

固辭不往使者傳王命謂卽以夜深不能至請先付
丸藥服之俟質明再迓公旣不知爲何病又無從得
藥適案上有萊菔子末一包遂以與之曰姑服此明
日再診可也蓋取其服之無礙暫爲搪塞耳次日公
尚未起聞馬蹄聲隆隆王親乘車來一見卽謝曰福
晉正悶躁欲死靈丹一服頃刻霍然已安睡至今今
請偕往覆診公至邸視之則風寒微疾誤服人參所
致萊菔末適解之故見效如是之速然不敢明言致
太醫官于譴乃定一祛風之劑而出數日後王厚酬

焉通奉公恆舉此以爲笑柄

祝由一科起於黃帝禁咒治病伊古有之其詞甚俚其效甚速不可解也今擇余所知而驗者錄之　治蜈蚣螫咒云止見土地神知載靈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以右手按螫處一氣念咒七遍即揮手作撮去之狀頃刻痛止。治蛇纏咒云天蛇蛇地蛇蛇膳青地扁烏稍蛇三十六蛇七十二蛇蛇出蛇進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凡人影爲蛇所啄腰生赤瘰痛發延至心則不可救名蛇纏又名纏身龍治法以右

手持稻幹一枝其長與腰圍同向患處一氣念咒七遍即揮臂置稻幹門檻上刀斷爲七焚之其患立愈

蠼螋溺射人影令人生瘡如熱痱治法畫地作蠼螋形取腹中泥以唾和塗二次即愈或夜以燈照生瘡處之影於壁百沸湯澆影上神效　蜂螫痛甚治法向蜂來之方以右手中指空中草書帝字中豎直下至地即以中指挖土塗螫處立即止痛　又治蜈蚣螫方以手向花枝下泥書田字勿令人見取泥擦之

人被犬咬即於土地上書一虎字口念咒曰一二

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凡人被犬咬請土地揭起土來補念咒畢即以口涎吐在土上揭土敷在患處以手摩之立愈　治難產方硃書語忘敬遺四字於黃紙上貼在產婦臥牀對面令人口念四字不歇立産

交阯古屬中國堯典宅南交此見於經文之最古者漢魏六朝及隋唐五代均設官置守至宋初丁氏始建國稱安南二世十三年亾於太宗時黎桓二世三十二年亾於眞宗時李公蘊八世一百二十年亾於理宗時陳日煚十二世一百七十年至明建文時爲

黎季犛所篡而亾明成祖發兵滅之交趾仍歸中國者二十年宣宗時復爲黎利所據傳十世至黎譓爲莫登庸所逐時嘉靖元年也世宗削其王封改爲安南都統使傳二世至神宗時又爲黎維潭所併維潭傳至裔孫維祈於我

朝乾隆時爲阮光平所滅光平傳子光垂至嘉慶年間又爲阮福映所奪稱臣入貢請改號爲越南江都蔣觀察超伯咸豐十年於京師琉璃廠市購舊書中夾公移二紙其末皆鈐安南國王之印硃色爛然其

文曰安南國王阮光平肅稟天朝御前大臣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內大臣議政大臣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廣東廣西軍務兼理糧餉鹽課一等嘉勇公臺前竊照茲者接奉憲札內開欽奉上諭令故黎君維祁率同伊屬下人戶全行來京歸入漢軍旗下編一佐領又黎維祇窮蹙內投亦着一併送京安置俾小番撫有安南全境永無後患仰惟大皇帝興滅繼絕之意不忍黎氏故主播越齊民且不欲其翱翔粵西使黎氏支庶及

舊日臣民藉此爲名訛言煽惑餘光燼火未絕星星故特令全行進京歸旗受職蓋其防微杜漸所以仁於黎氏者乃所以厚於小番聖恩體卹新邦實屬無微不至其爲歡忻感激何可限量而親姪阮光顯陪臣阮有晭武輝瑨等回國欽奉頒賜誥命敕印並綵幣珍品祗領帶回再奉御賜親書詩章稠疊寵榮實踰常格蓋自本國丁李陳黎覲幸之難而今日蒙寵之易豈敢自謂恭順之至有加於前人實蒙大皇帝至仁洪慈將遐遠偏方悉歸覆載飡和沐澤報答何

階雖磽土地所有以旅闕庭曷足以對揚休命况海嶼之尺土寸民皆天朝之賜不腆篚包詎堪塵瀆惟是恪恭奉上之誠不能自已奉有謝恩表文一道謹遣陪臣黎伯瑞吳爲貴等隨表進京並賚遞貢品上進希望尊大人收表轉奏今年八月祝釐大禮小番謹已點檢行裝先期詣闕匍匐稽拜區區之衷不遑啓居請以今年四月上浣赴闕候尊大人帶隨進京展覲竊思小番生於布衣賴天朝寵靈以克有國鄙陋荒遠禮制多所未嫻且小番深山締構以來主臣

相聚有所跋涉咸執羈靮以從今萬里程途箇箇願帶隨偕往且此次瞻覲丹墀獻萬萬歲壽受臣子曠闕之異渥覩生平未見之大觀鼓舞趨蹌乃衆情之同然者難爲峻卻如呈請多帶員役又恐於體制未合將來行時當得帶隨幾許員弁多少部曲從陸道起若干人馬或從水道作何儲頓又冠帶衣服用何品色統祈早賜開示庶得預先備辦入覲以合禮儀且天朝諱避條禁下邦始奉內屬未荷一一詳知竊願俯賜教明庶不致冥行徑進以重取戾又本國自

李陳黎氏都於昇隆城天朝恩命於此實臨邇來地氣衰歇今本國富春以南疆界較前代稍廣設都建國惟乂安爲土中已於其地之鳳凰山前買爲本國中都業經呈達左江湯道官知照向後一切公文往復此昇隆城日期又多一倍仰惟體照幸免稽延之咎家兄光垂方當學禮玉樹生庭之譽未敢披襟蒙貺吉祥如意錦緞多珍一家父子均沐恩波拜領之榮實深感佩至如家將吳文楚先後趨赴乃其職分內事並蒙綵幣之賜愛屋及烏頂戴又何如也再奉

欽諭本國初立事事草創一切服用有缺欠須備用之處列摺呈進當為採買送來竊惟衣服所以華躬中州服色彩章之美深所景慕所有龍蟒袍樣謹奉別摺開列希下織坊照樣織造工竣之後發付奉領為小邦朝謁之服陳請為瀆萬望鑒原臨紙向蘐翹瞻肫切肅稟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十日此上兩廣制軍福文襄函也又一紙是致粵西中丞之牘兩文皆婉委曲折亦可想見蠻夷大長書記翩翩矣董司農恂為題安南阮氏遺牘六大字觀察自題二絕句云

黎氏凋零阮氏雖禾刀未落後先同可憐十道將軍印都付先游一令公斗大華閭古法鄉蝸涎犬跡總荒唐請看二阮須臾事又是南柯夢一塲今安南已爲法蘭西所據其王僅擁虛位將來不知若何更變矣

扶鸞本干例禁然亦可佐政治所不及所謂神道設教也青浦新涇鎭有劉猛將廟每當報賽出會之時四鄉土地神皆舁其像來會鄉民聚至數萬誼譁雜沓不可禁止廟左近有一橋將坍損尙未修葺余恐

賽會時人衆橋壞或有溺斃者因檄鎮之巡檢禁會不作而鄉民洶洶不聽勢且滋事巡檢不能遏飛稟來報余方擬親往曉諭旋又報事已安貼矣詢其故則有董事陸某扶乩假猛將語止之而定余笑曰此眞是劉公一紙書賢於十萬兵也猛將載在祀典而不知何神按怡庵雜錄云宋景定四年旱蝗上敕封劉武穆琦爲揚威侯天曹猛將之神蝗遂殄滅而畿輔通志載劉猛將軍名承忠廣東吳川縣人元末官指揮有猛將之號江淮蝗旱督兵逐捕蝗盡殪死後

因元亡自沈於河土人祠祀之二說不一豈神亦有更替耶然忠義之士生而護國死而佑民其爲神則一固不必辨其孰是孰非也

先大父臨終遺命子孫不許作佛事余家世遵守之或謂懺悔解冤事理彰著胡可廢也余曰子不讀佛書耶佛於過去生中曾爲盜殺人比成道後報至金鎗穿體佛飛至空中鎗亦隨之不勝其苦諸大弟子皆悲泣而莫能救夫以佛之功德不克解己之厄諸大弟子之法力不得解師之冤而謂今日之僧衆捧

數卷經文能識之一生罪業有是理乎人第當自省此身不作害人害物之事可耳其人無詞而退然僧家施斛請客一節卻甚有驗嘉慶年間先大夫在福建需次時舍館夙稱凶宅初不之信入居後家人時譁鬼祟病者接踵未幾先大夫亦病且甚先太夫人醫禱皆窮乃延僧施食是夕先大夫於朦朧中忽見男女數十人皆青衣小冠結隊自牀後出時以憊甚不能詰也未幾又見此數十人連袂自門入每人皆至牀前叩首而去心甚疑訝然瘖不能言比先太夫人

人告以故太夫人驚曰今夕延僧施食豈鬼來相謝耶然自後病良已宅亦從此清吉先大夫嘗與人言之故余家雖不禮懺而施食一事常舉行之茲閱南宋車若水腳氣集所論施食之說頗有相合者若水在宋爲講學家所見如此故採錄之大畧謂自先王之禮不行人心放恣被釋氏乘虛而入冠禮喪禮葬禮祭禮皆被他將蠻夷之法來奪了冠禮如他初削髮受戒之類喪禮則有七七百日之說葬是順火化是大逆今貧民無地可葬又被他說火化上天是異

葬之禮亦被奪了施斛一節既薦祖先又與祖先請
客而共享之夫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豈是理之
必然者乃後世小人但知自己飢餓何曾有思親之
心往往雖有子孫亦是若敖如此則施斛之說尚不
失為長厚也畢竟是一个祭祀以僧代巫而求達於
鬼神請父母而又與請客致死致生之道容或有是
理也予先室死曾施斛祭之友朋來問云君素不信
佛老何為施斛予曰我自不信我自施斛既而友人
呂居中云鄭愷堂先生亦不信佛老亦不廢施斛曾

有所感也以僧代巫卻要擇僧云云其說於理甚明昔邵康節先生不廢紙錢其亦此義乎又福州梁茝林中丞退菴隨筆載康熙時韓文懿公菼病困時李文貞公往候之公曰正有一事欲仗大筆傳信病中見得幽冥之故灼然不爽吾初疾原非大症止因衆鬼繞榻徹夜叫譟連旬不能合眼以致病勢日增其日諸鬼忽相約於西河沿赴席甫晡相率而去吾竟得安寢達旦使人訪問則西河沿人果於是夜普度施食自是後諸鬼復還吾亦遂不寐以致於困李曰

今諸兒在何處曰見君在坐退處榻後矣此事向不以爲信今將紀錄示後病不能執筆故以相屬後文貞以此事載之語錄中夫文貞爲一代理學名臣目擊韓文懿之事而著之書則施食一節可無致疑矣

若水又謂天下有貴物乃不如賤者只如眼前海菜以紫菜爲貴海藻次之海藻所謂大菜也茗爲下紫菜爽口乃發百病大菜病人可食茗之好者眞勝前兩菜且無渣滓本草謂能消食也貴公子只是吃貴物云云按紫菜此時並不貴重而海藻則稍貴於紫

菜亦是常物非貴人所屑食者今之海菜則海參也魚翅也而推燕窩為首佳者價至三四十金一觔較紫菜價百倍矣何古今食品之殊若此豈古尚儉而今愈奢耶

若水謂杜陵杜鵑詩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殷勤哺其子禮若奉至尊其說不然杜鵑鶻屬梟之徒也飛入鳥巢鳥見之而去於是生子於其巢鳥歸不知是別子也遂為育之既長乃欲噉母其說甚奇古人初無是說豈黃巖之杜鵑若是若水親見之而云

然耶記之以俟世之博物者

關聖廟中除子平及周倉外無從祀者按吳志呂岱傳安成長吳碭中郎將袁龍首尾關雲長復為反亂碭據攸縣龍在醴陵權遣魯肅攻攸碭得突走岱攻醴陵遂擒斬龍是龍碭皆劉漢忠臣關聖心膂龍又殉節乃廟中不祀何耶又世傳侯生於戊午年五月十三日四柱皆是戊午故祀典於是日致祭一次然以長歷考之是年五月無戊午日是四柱戊午之說已不足憑又遂安余國楨所著劬庵類藁謂正史侯

殉義在建安二十五年歲在庚子年五十八歲則侯受生之歲是癸卯非戊午也余又考由戊午至庚子僅四十三年而獻帝初平元年侯已從先主討董卓以戊午年計之止十二歲耳有是理乎

那凱坦齋通編謂易或益之句十朋之句龜弗克違句謂有十朋之益郎龜亦不能違也經傳釋詞謂論語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爲一句毋作不字解兩說雖與註不合而其論自通又湛淵靜語明夷六二用拯句馬壯吉句謂當明夷之時既有所傷必用拯救

其所拯救必馬壯健而獲免之速則吉也論語子在齊句聞韶三月句不知肉味句必如是讀方得明白孟子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句充類至句義之盡也句語意乃見圓澈此數說亦甚有味

教職當歲考之年定例亦須考試一場向來學使者優卹教官大都臨期散卷遲數日交卷教官年老者居多多不自作託學中能文者代爲之故考教一場僅爲具文矣咸豐癸丑江西萬藕舲尚書視學浙江忽改爲扃試於是年老荒疏諸公皆大驚恐先期於

同寅中擇年少未荒者某代作某代書互相訂定庶時到不致曳白然此心總揺揺如懸旌也學使亦頗慮內中有不能完卷者無以下臺乃合優生與教官爲一場又下令曰若老師目昏手顫不能端楷者准將草稿交優生代謄於是歡聲雷動大半託優生捉刀矣金郡九學論訓共十八人試之日人給方桌一張列坐堂上各優生則散坐廠內文成交卷教官尚得學使倒宴飽餐而散可謂將軍不負腹矣余同事秀水陳星垞學言文素敏捷一揮而就又作七律一

章奉呈諸君子讀之無不捧腹後學使徵聞之亦一笑而已其詩曰接談散卷久通行誰料今番忽變更高踞考棚方桌子俯求優行老門生牢籠一日神都倦安枕三年夢再驚共說阿婆都做慣者回新婦禮難成

昔人有嘲內閣中書詩曰莫笑區區職分卑小京官裏最便宜也隨翰苑稱前輩好認中堂作老師四庫書成邀議敘六年俸滿放同知有時溜到軍機處一串朝珠項下垂余因星坨作考教詩亦戲將是詩改

之以呈諸君子云莫笑區區職分卑教官也最占便宜春秋兩祭分肥胙督撫同聲叫老師遇考可求優行代束脩不怕上官知（校官塡冊受贄相沿成例）有時保得京銜著（余以勸捐得保僉事府主簿銜）一串朝珠項下垂時知府事者爲崇厚庵觀察笑謂人曰陳子莊以督撫爲門生我等道府宜乎不在渠目中也

湖州郎蘇門觀察庶常留館後有七律三首亦可噴飯詩云自中前年丁丑科庶常館裏兩年過半歐半趙書雖好非宋非唐賦若何要做駱駝留種少（都人謂翰

林爲駱駝但求老虎壓班多散館授知縣爲老虎班三錢卷子二錢筆四寶書雲帳亂拖幾人雅雅復魚魚能賦能詩又善書那怕朝珠無翡翠只愁帽頂有硨磲散館主事換硨磲頂先生體統原來老吉士頭銜到底虛試問衙門各前輩此中風味近何如檯船一搭到長安告示封條亦可觀有屋三間開宅子無車兩腳走京官功名老大騰身易煤米全家度日難怪底門公頻報道今朝又到幾州單

伯祖朝珍公廷獻乾隆辛卯舉人弱冠登科意氣豪

遷十上春官不第選就蘭谿教諭在都中遇翰苑諸公必以論文數典困之洪稚存張船山太史均畏其鋒常自詫曰吾來會試狀元總在吾荷袋中無奈輒遇翦綹賊也官蘭谿三十餘年不問家人生產惟以飲酒賦詩爲事年踰八秩奉部推升國子監典籍門下士集貲爲祝八十生辰樂飲十日而歸同官仁和沈秋河先生爲撰壽序用一百箇死字文極奇詭復撰一聯贈之曰不病故不勒休仙家亦稱上等又升官又添壽教官無此下臺歸之次年道光辛卯重赴

鹿鳴姪九皋是科亦登鄉薦爲吾宗盛事余年八歲時隨先大夫之官福建過閩縣翁公登舟來視撫余首曰兒好好讀書早早發達莫效老翁之吃苜蓿盤也詎余於辛卯科乃薦而不售官校官者十八年僅得公歷俸之半耳

校官爲冷宦自撰楹聯或嘲或諷多有可發一噱者辛時庵教授題大堂聯云撥雪呼僮莫認今朝點卯轟雷請客都知昨日逢丁傳芝堂學博則云百無一事可言教十有九分不像官此二聯曾膾炙人口矣

居後圖教授所書則教無無所 教偏稱教官不成官卻是官自嘲中卻有身分陸宗圃教授則云近聖人居大門徑享閑官福小神仙亦有味沈秋河司訓門聯云讀書人惟這重衙門可以無妨出入做官的當此種職分也要有些作爲則稜 稜風骨讀之令人肅然起敬也

本朝五子登科者余前記之矣光緒元年乙亥恩科福建侯官郭穀齋觀察式昌長子曾矩與叔事昌弟曾珣同科中式祖父遠堂中丞方引年歸里一時傳

爲盛事後乃知中丞昆弟五人皆登科聯仕觀察則與嫡弟元昌等五人先後登科家門之盛近代希有中丞敭歷中外清望交推觀察歷典劇郡循聲卓著世德作求振興未艾也賴容爲余言同鄉林氏科甲鼎盛有一科四進士三代五尚書之聯自謂不及余謂我家雍乾之際楹聯亦有一門三宰相四世五尚書二語似尚未足爲奇如近時吳門潘文恭相國狀元及第其弟世璜及孫祖廕皆以探花及第此外登進士入詞林者指不勝屈合肥李相國爲題其門曰

狀元宰輔祖孫父子伯姪兄弟翰林之家則極當代科名之盛亦見
壽考作人之雅化也
不敢吳爲此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蓋以讀書者必明理不妄爲乃有所爲耳然世之奇節偉行多出於不讀書之人其故何哉杭州江小芸觀察清驥爲余言里中有錢塘人許大鏞者爲水師營卒餉不足以養母遂兼業薙工性極肫摯而不能識一字常往來觀察家執藝見壁間懸奚鐵生山水小幅愛之甚每

至必注視久之乃去心摹手追者累月忽縱筆成一畫顧不自信又輒懸於示人一日者見觀察悅怳顏者良久乃出所畫以相質觀察驚爲神似亟相許可復爲指其瑕處謝而去夫數月復持一畫來則較前更工矣由是暇輒畫畫就必以質觀察不一年遂有畫名然業薙如故也母老矣思爲納婦則固謝不願蓋恐多一人則母之甘旨或缺也適有新寡者母廉其值不告於子而聘之大鏞大驚然不敢逆母命遂成禮禮成後詢知爲寡婦再醮則又大驚立與異室寢

而陽共侍母母不知也觀察聞而詢之則蹙然曰吾
敢壞孀婦節哉未幾母病且甚大鏞嘗禱遍鄰有
華陀廟百叩乞方終不效會遇陀誕辰里衆焚香者
相屬爐火赫然大鏞忽插中指爐中衆驚問故曰吾
將燃以救母火烈燄起指熚爆有聲衆相勸相憐股
弁汗流大鏞齧齒默禱顏色不變頃之中指二節皆
成炭則裹爐灰和指炭爲湯進母母飲之立愈衆皆
嘆異以爲神不數月母猝以無疾逝大鏞醫救莫及
痛絕者數四既殯其母乃謂寡婦曰我之毀爾者順

母命也我所以不與爾處者全爾節也今我母歿爾節全我行且逝矣請悉以家之所有予爾爾可保爾節以終身矣遂出門去自髡其髮爲僧於華陀廟中戒律甚嚴人咸敬之咸豐庚辛之變城破廟燬大鏞不知所終觀察決其必殉難以死特無人左證不能爲之請旌耳嗟乎若大鏞之所爲有讀書士大夫所難爲者而大鏞顧率性爲之而不見其難然大鏞固一字不能識之人也悲夫

庸閒齋筆記卷之十一終

庸閒齋筆記卷十二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自軍興以來仕途流品冗雜近年世道清夷於是大吏多以澄敘官方爲事前年福建巡撫劾長隨出身之同知何某上年湖南巡撫劾候補道劉某曾作門丁皆奉
特旨革職查辦此後濫厠冠裳未曾發覺者當稍知警惕矣然嘉慶年間有和尚太守一案最爲奇異和尚姓王名樹勛山西人揚州鹽賈王引長世僕汪重

光乳母之子始在木蘭院爲道士後至京師廣惠寺爲僧號明心和尚有口辯多技能兼挾異術一時名動公卿下而士庶商賈上而達官勛衞皆有皈依者蓄積饒多忽言塵劫且至當留髮畜妻子遂出都依所善者某中丞作幕友久之復入都會開事例乃捐通判分發湖北諸弟子左右之補善鋏擢同知晉知府調補襄陽府知府其㓜主王六聞信往投命爲姪乃留署中旋以卓異赴部御史石承藻發其奸下刑部訊得實諸弟子復左右之得從輕比奏上

仁宗震怒命發黑龍江編管先於刑部前枷號兩月再行發遣然其弟子總以爲神奇不可解也舒鐵雲孝廉有和尚太守謠一篇警鍊奇詭李長吉不足多也或他日和尚竟藉此獲傳則和尚之幸也詩云棄民爲僧如禿鶖棄僧爲官如沐猴宦成黃鶴樓中住事敗黑龍江上去南來初寂寞騎上揚州鶴北去尤蕭條凍煞紇干雀無端忽慕竺法深有時化爲支道林碧紗籠邊鐘悄悄青蓮鉢底花沈沈石塔寺無一縫金輪會有萬泉吳國銅瓶五色堅趙州布衫七斤

重晉得如意影放下茗帚柄或現宰官身或佩國公
印兩眼看天儒不疑五體投地霍去病豈知襄陽節
度乃有敘勛僧正聚處禪師之鬭場佳處終南之捷
徑君不見南州傳法唐慧能又不見西蜀入貲漢長
卿料得滿貧饑太守依然天竺古先生極星不見官
星見不看僧面看佛面恩恩一曲雉朝飛啞啞三更
烏夜啼州亦不可添詩亦不可改白銅鞮上春如夢
黃金臺畔人如海珊瑚者骨種種者髮不須笑整冠
且與雛眷護鄉往雁門關來師言石頭路滑鈴音云

何妨禿嘗禪味如是乾屎橛贈君以繞朝之馬撾李斯之狗枷我我御史府堂堂司寇銜五百劫恆河沙二千石優曇花紆青拖紫波斯匿偎紅倚翠摩登伽於是乎始墨於是乎始髡汝受諸苦惱何不出了家吁嗟乎天下雖大難容其身地獄之設正爲此人令我故我撫臣有臣束之高閣問之水濱初不若劉孝標典校秘閣上又不若楊法持戰勝邊庭壯爰有薛懷義行軍總管彼一將復逮李罕之中書門下此一相葦渠既工古樂府賈島亦登進士榜國子祭酒理

又玄閣門祇候言并許嶲延魯去空遯逃孫景元來
會供養而況徐羨之愛湯惠休阮佃夫薦茹法亮青
吏十七部白髮三千丈既已追度牒何又進治狀君
不見襄陽太守王和尚
同治六年余初任南滙縣時厲精圖治遇民間訟事
一經控訴立卽提訊隨到隨審隨審隨結三月之間
除尋常自理之案外審結歷任積案三百八十餘起
案牘一清民間頗著頌聲丁雨生中丞奏予奬敘余
私心亦未嘗不自喜也洎調青浦仍不肯少怠擱與

喊稟無不立為了結甚至南滙舊部民訟獄者有不之本縣而來青浦求余判斷心益喜自負至九年丁中丞以所刊牧令書頒發各縣內有南豐劉廉舫先生衡所吏庸言一冊余受而讀之不禁悵然自失通身汗下自是不敢自詡精明輕受民詞矣先生之言曰尋常案件定於三八當堂收呈此外各日切勿濫收夫小民錢債田土口角一切細故一時負氣旁有匪人簧之遂爾貿貿來城忿欲興訟實則事不要緊所欲訟者非親即友時過氣平往往悔之官若隨時

收呈則雖有親鄰不及勸阻而訟成矣一經官爲訊斷曲直分明勝者所值無多負者頓失顏面益忿漸深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且官即淸廉結案即極神速訟者自田間來人地生疏斷不能一無所費此官長任事太勇之過也若官非三八日斷不收呈則訟者欲告之日未必適逢放告之期此數日中有關愛之親戚鄰里爲之勸解則狀詞未投欲告者舊情未斷爲所欲告者顏面無傷不難杯酒釋憾矣夫如是則訟端漸少和氣所蒸可以兆豐而釀厚俗又不僅

惜民之財已也此愛民者所宜體諒及之者也倘自詡聰强收呈不以其時能則能矣毋亦不恤民隱乎況更有藉此巧取者吾烏乎知之至如命盜鬭傷搶親等案則應就地方情形擇其尤要者酌定十條或八九條刊刻宣示准其隨時喊稟則又不必具呈矣云云此真閱歷有得藹然仁者之言嗣余宰上海邑遵其言行之上海五方雜處華夷交涉事件尤多聽訟不勝其煩嘗有擱與控會項不還者余閱其呈曰爾理可准然細故可於明日告期上來明日其人不

至又嘗於鞫獄時有呼冤入者詢其故則被人霸佔房屋不還之故亦令其候告期來到期亦不至蓋俱有人相爲調息矣此等事不一而足不特民免訟累即官亦省聽斷之煩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特記之以志吾過並諗後之有志恤民者

道光壬辰余應京兆試後至元氏縣省外舅縣城外民家畜一雞云能識字余往觀之見以千字文散置於地呼令取某字來則應聲啣至余戲令取雞田赤城四字而匿其城字則銜雞田赤三字列於前而側

首以覓城字不得若有躁急狀同人均大驚笑或云此亦教而成者如黃雀演戲烏龜算命蝦蟆教書螞蟻排陣之類皆不足奇最奇者錢梅溪先生所云蘇州楊方伯家畜一犬喜聽曲每遇人唱曲必搖尾至驅之不去曲若有誤則咿呀作聲若相正者犬能顧曲已自奇矣又蘇城新郭里有浙江慈溪人姜姓設小藥肆姜素知醫頗有聲家畜一犬甚馴姜每視疾犬輒隨之有患隔症者姜誤爲虛症將投補劑犬向之長嘷乃改其方數劑而愈有孕婦腹巨而飲食減

少姜目爲蠱脹犬又向之呦呦作小兒啼乃悟予以安胎藥越月而孿生母子無恙嗣有鄉人患濕毒一腿紅腫不知其名姜審視未定犬忽奔前嚙之血流滿地作紫黑色鄉人大號姜怒撻其犬旣乃知毒蘊於中非開刀不能出也敷以藥遂愈於是犬醫之名大著然未幾逸去姜忽忽若有失焉犬能知醫尤奇之奇者也

杭州文風科第甲於一省自嘉道而後漸不如紹至咸同之際復不如寗錢唐丁松生丙謂爲府學風水

所致因於光緒乙亥科前期請於大府將門逕向置稍爲修改又將五魁亭飾而新之八月初八日士子入場之日適值工竣松生於亭前燃雙響炮三十枚以振文氣消榜發杭人中式正副榜者恰三十人松生之姪立誠得亞元共以爲奇堪輿之驗如此不可解也松生勇於爲善其所爲者不顧艱阻必底於成杭城善後之事多得其力左爵相薦舉浙江人才稱其見義必爲居心懇惻而有條理若授以牧令之任必能撫循黎庶希蹤循良奉

旨以知縣發江蘇補用松生高臥不起其志趣可欽也

錢東平江者浙之歸安人也負才使氣跅弛不羈有俯視一世之概故無鄉曲譽薄遊廣東亦落落寡所合會林文忠禁烟英夷肇釁江心憤其事遂集衆舉義與夷爲難所作檄文多所指斥大府惡之坐以法遣戍新疆當未至之先新疆諸人固已聞其名矣既抵戍所自將軍以下皆折節與交江口若懸河議論激昂慷慨同人皆推服之尊爲上客未幾遇赦歸歸

後又遊京師出其縱橫捭闔之說遂名動公卿間或
勸以仕江不應頗以魯仲連自命時値粤賊陷金陵
世事孔亟江曰此吾錐處囊中脫穎而出之時也遂
乘薄笨車出都出都日送者車數百輛極冠蓋之盛
其時副都御史雷公以誠辦理糧臺開府邵伯埭江
懷刺上謁抵掌而談雷公大悅辟至幕府幾於一則
仲父再則仲父之契焉當是時江北屯兵數萬儲胥
甚急公以轉餉爲職而各省協餉不至空手不名一
錢庚癸頻呼行有脫巾之變焦愁仰屋莫展半籌江

爲之畫策疏請空白部照千餘紙以勸捐軍餉隨時隨地即行塡給與從前繳銀累載奏獎不聞者迥然不同富人朝輸貲財夕膺章服歡聲載道踴躍輸將不旬日遂得餉十餘萬又創立抽釐法於行商坐賈中視其買賣之數每百文捐取一文而小本經紀者免居者設局行者設卡月會其數以濟軍需所取甚廉故商賈不病所入甚鉅故軍餉有資源源而來取不盡而用不竭不期月又得餉數十萬貲用既裕兵氣遂揚江上諸大帥倚雷公若金城而公亦視江如

左右手矣當是時江之名聞天下然江恃功而驕使氣益甚玩同寮於股掌視諸官如奴隸呲嗟呼叱無所顧忌於是上下交惡譖毀日至雷公亦稍稍疏之膠漆而冰炭矣江愈怒即於雷公亦面加譏斥雷積忿日久第欽其才姑含容之一日飲次議論相左雷加詰讓江使酒大罵雷怒甚在旁者又慫慂之立即斬首乃以江跋扈狂肆將謀不軌奏焉冤矣使當日江稍委蛇必可不死使雷公左右有畧與周旋者亦不至於死小有才而未聞君子之大道不能為高蹈

之魯仲連轉同於殺軀之盆成括長哉余初不識江故友戴禮亭孰其人爲余述其大概如此後雷公以他罪褫職聞亦頗心悔其事流寓清江浦佛寺誦經自懺然而江則已死矣

錢江既創立釐捐法各直省皆仿照行之曾文正公尤以爲善謂軍餉無出與其病農不如病商蓋擇禍莫若輕之意非眞以釐捐爲必可行也軍興二十年以來不加賦不勒派而卒成勘定之功者釐捐之力居多余自咸豐初年奉檄餉局首則捐輸繼而助餉

又繼而米捐又擬耳聾異常困苦恨聲不絕所得無
幾自釐捐法行商賈不無怨謗然一省之中每年或
得數十萬或得百餘萬或得一二百餘萬而不甚費力
余謂辦捐之道切不可過分此是
國家不得已之政須體
朝廷不忍人之心持己以嚴免招物議待人以恕用
邸商情自然商賈願藏於其市行旅欲出於其途而
捐數可以旺收聲名不致敗壞矣其有以刻爲能者
尺布斗粟併計起捐碎物零星忘報即罰此是關市

之暴客也其有營私為己者得費免捐公然賣放收錢不報塘地侵吞此是國家之盜臣也兼之設卡既多立法益密大小委員一局三四輩巡丁司事一卡數十人人數猥雜局用益大所入不敷則不得不加意搜求再入之賢者少而不肖者多查察不及弊端百出既為暴客又為盜臣而商賈徒耗其財餉需仍無有濟言之可為痛恨雖大吏時加檢攝有犯必懲而吞舟之漏者又不知凡幾此固非江創法之初心然江則為其濫觴矣故此時但願軍務早藏釐捐得

停復睹嘉道承平之治斯爲美耳然江以一匹夫創成天下釐捐之舉論平賊之資固屬功之首追思病商之源亦是罪之魁也

按釐捐之法實肇於宋陳亨伯之經制錢增酒價添商稅及公家出納每千收二十三文紹興時歲入共一百二十萬緡史稱其多江之釐捐實祖其意雖云每千取十其究也亦將至二十三文第以江浙二省計之每歲已三四百萬緡於軍餉實爲大宗

朝廷雖屢有輕減之旨總以軍務未平未能已也

宋不用張元而元昊用之大為中國患人多咎宋之遺材而不然也此其中固有天存乎其間焉同治元年春二月上海中外諸軍攻克粵賊七堡逆酋據蘇州諸　王畹上偽忠王書具陳攻取上海之策薛觀堂中丞聞之大驚疏聞於朝江南北大為警備幸賊不從其計卒以無事至四月後李爵相督師來滬以上海為關中戰勝攻取遂奏廓清之功然當畹獻策之時使賊稍聽其謀上海一有失事則後來爵相無駐節之所饟源斷絕不知又多費若干經營矣賊平

後畹遁入咪唎堅墨海書院以死不畏戮三吳人有遺恨焉然畹先時亦嘗謁吳曉帆觀察陳書當事者不置意遂往從賊此亦張元之流亞也咸豐中與彼酋不用豈非天哉畹書余於薛中丞幕府中見之洋洋數千言今則不能記憶矣大略勸賊與洋人和而藉其勢以圖中原謂洋人遣使至金陵以各國貿易所在請無攻滬而賊酋不許洋人遂助中國城守為失策此時宜亟許其不攻而要令不得以軍裝火藥資中國再遣舟師渡江分擾通泰裏下河完善之

區幷於海道刦掠華商使不敢載運貨物貿易不通
饟捐斷絕官軍乏餉洋人坐困上海聚數百萬避難
之人無所得食必且生變而洋人生理既絕亦必俯
首來求修好然後脅之使獻上海策之上也若一時
不能與洋人和而先欲得上海亦不必調集大兵也
葢洋人嗜利近以蘇浙二省避難人麕至滬地遂於
夷場廣造房屋重收租息初不問人之來歷也宜遣
精兵數千人僞作難民賃洋屋以居地係夷場中國
官無從稽察中夜一呼應者四起縱火焚燒遇人斫

殺洋人計惟登舟逃逸而上海唾手得矣上海既得然後招回洋人而厚待之不攖其怒而仍可爲用策之次也云云其慮甚周其計甚毒故在上海者聞之無不髮指無不失色乃以梟雄之李秀成亦如陳叔寶之昏庸棄書牀下此眞國家之福也嗚呼豈非天哉

先大夫言福建莆田縣轄兩巡檢一迎仙寨一涵江司迎仙寨姓李涵江司姓繆二人皆紹興人交相得也初不之異繼乃知繆則李而李實繆蓋二人同爲

部吏繆以年滿選迎仙巡檢以部中尙有經手事難其行李乃頂名而往繆仍以李名在部越數年李之名年滿謁選適得涵江同在一縣相見啞然信造化之弄人也

聖門四科言語居一蓋出話稍不檢點卽錯誤矣汪稼門先生志伊總督浙閩時性嚴厲僚屬進見者無不惴惴先大夫督造軍工廠戰船工竣例歸總督驗收鹽道麟公祥素謹愼恐先大夫餅有舛錯囑道庫大使達泰曰子妙於語言可幫同陳君應對免致觸

忤也洎總督驗船見工堅料實頗爲嘉予達隨之行先意承志喋喋擾言總督色甚和鹽道心亦甚喜比驗及貯淡水之井總督笑曰井深甚恐小孩子跌下須淹死矣達遽對曰不然卽大人跌下亦要淹死同行之官無不匿笑總督色莊而去事畢麟公呼達至官廨痛責之曰好好一篇文字被汝鬧壞達俯首引咎而已次日衙參麟公見總督先謝不敏總督曰我並不計較及此也麟公退又呼達告誡之遂同謁巡撫王畹香中丞紹蘭巡撫忽問及漳州鹽商王夢蘭

虧課事麟公心恨此商即對曰王紹蘭乃一奸惡之小人也不革王紹蘭鹽務無從整頓不辦王紹蘭鹽商無所畏懼娓娓數百言皆斥王紹蘭名而罵之藩臬兩司初以目示之不悟繼微曳其衣仍不悟巡撫乃微笑曰是王夢蘭也麟公始恍然大慚愧起立謝罪既出官廳中有傳其事者達乃合掌誦佛號曰報應如是之速哉合座大笑麟公後官至倉場總督

粵賊洪秀全之自廣西竄長沙也其妹洪宣嬌稱元帥嘗騎馬率粵之大腳婦出隊服五綵衣備極怪狀

官軍望之奪氣然第炫人耳目其實不能衝鋒決鬭也其時唐縣李方伯孟羣有妹名素貞者知書工騎射熟孫吳兵法於天文占驗之學靡不窮究父兄皆奇之咸豐四五年方伯以知府奉楚撫胡文忠公檄督師討賊招女至軍中女戎裝往代爲畫策決勝累建奇功殺賊逾萬方伯常勦賊失利被圍十餘重他將軍皆不能救女怒馬獨出於鎗林礮雨中突圍而入手斬數十人護方伯歸甲裳均赤賊衆萬目注視驚爲天神後胡中丞攻漢陽城堅不能下女與方伯

謀夜襲之孤軍深入中伏救兵不至遂血戰而死年二十餘耳報至舉軍皆哭後一載方伯亦於安徽戰没女子從戎百戰捐軀軍興二十年來所僅見者也余有詩弔之曰百騎廿宵襲賊營紅妝血戰獨捐生漢陽若舉褒忠祀先拜英雄李素貞

仁和李方伯本仁開藩皖江時以千金至吳門聘一姬美而慧方伯寵之專房及於蘇州招一老伶工教度曲花晨月夕檀板金樽極聲色之娛僚屬多竊議之安慶不守移省廬州軍事及急方伯誓以身殉姬請隨死不許請益堅則謂之曰汝欲死歸至家死可

也遂遣人護之出又陳金几上集家衆諭曰我受
國恩自當城亡與亡爾輩願同我死者留否則各持
金去於是衆皆懷金哭拜而散老伶奮然曰衆皆去
誰侍主者擲金地上遂獨留方伯歎曰歲寒知松柏
不圖於伶人遇之越二日城陷方伯戰死老伶掩其
屍已亦吞金死時姬行尚未百里迴望城中煙焰燭
天慟哭欲絕遂曉夜遄行不匝月抵家發喪成服衆
方幸吏生姬獨詣夫人前叩首請死夫人勸之曰若
已脫難我亦善視若若何必死姬對曰主人命我到

家乃死我不可負主人遂不食數日而卒於是向之竊議方伯者至是乃共哀方伯焉嗟乎慷慨赴死從容就義不圖於弱女子中見之惜不知姬之姓氏也卽如老仆者亦人所難能也

曾叔祖雲巖公諱孝昇性慷慨喜交遊弱冠時手散萬金結客官甘肅平番令揮霍益甚置驛延賓有鄭當時風會有某都統以譴戍伊犂道出公境公憐其遇厚待之復贐其行都統感甚然公於此等事甚多不之記也作宦十年虧帑鉅萬落職待勘適都統復

遂用游擢陝甘總督未抵任即遣人往詣公公已忘前事驚不知所出司道各官聞之亦驚既悉其情乃爭出資爲彌其缺總督既至待公如上賓屢加奏保隆隆驟遷不十年官至雲南布政使公自喜愈甚人有急難求之無不應者錢塘陳香谷中丞桂生時官某邑令欠課五千計無所出欲覓死公聞之召令入見呵之曰五千金細事耳若乃欲以性命易之乎袖出一紙給之則五千金藩庫實收也陳感激涕零以其曾祖勾山太僕與文勤公同朝通譜誼遂以叔事

公公雖喜結納而獨不肯阿權貴時和相國珅勢張甚公不與通和頗銜之會福文襄郡王出師征苗以函取庫金二十萬公與之而文襄薨未及補牘大吏劾公擅銷著賠和遂追公赴部對簿不得辯在獄兩年嘗受恩者餽贈盈萬公度所虧太鉅不能償則悉以所贈者周同繫之人其慷慨蓋天性也未幾沒於獄時和已敗乃得援赦免追後香谷中丞撫蘇招公子赴署中待之同於兄弟人亦重中丞之能報德焉此事余弱冠時見中丞親爲余言猶[illegible][illegible]能如某總

督之脫公於厄爲歉也
勒襄勤相國保督四川時待僚屬以禮卽不歉意者
亦未嘗不歆人以和也嘗告家梅亭方伯曰我始由
筆帖式官成都府通判不得上官歡時遭呵譴同官
承風旨置之不齒每衙參時無與立譚者抑鬱殊甚
又以貧故不能投劾去含忍而已會聞新任總督某
來十年前故交也心竊喜而不敢告人總督將至身
先郊迎辟不見慍矣抵城外上謁又不見更慍甚乃
隨至行轅大小各官紛紛晉謁皆荷延接而我獨不

得見手版未下又不敢逕去天氣甚暑衣冠鵠侍汗流浹背中心怨恨欲死正躊躇間忽聞傳呼請勤三爺不稱其官而稱行輩具見舊時交誼此一呼也恍如羈囚忽聞恩赦爰整衣冠捧履歷疾趨而入則見總督科頭衩衣立於簷下指而笑罵曰汝太無恥乃作此等形狀見余乎我稟請廷參則掖之起曰不要汝這狗頭回顧侍者令代解衣冠曰爲勤三爺剝去狗皮至後院乘涼飲酒去我於斯時越聞罵越歡喜比至院中把酒話舊則此身飄飄然若登仙境較今

日封侯拜相無此樂也時司道衆官猶未散聞之俱驚我飲至三鼓歸首府縣官尚伺我於署中執手問總督意旨從此遇衙參時逢迎歡笑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位而與右師言者矣而勒三爺之爲勒三爺如故也官場炎涼之態言之可歎故於今日待屬官有加禮以此而不肯輕意折辱屬官亦以此也方伯嘗舉以告人自謂一生歷官不敢慢易忽略人者勒侯之教也

今世遇有條教禁約之事上官必日出示曉諭曰多

出示曉諭於是匿示不張者有罰出示不遍者有罰上官以為立法周密矣而屬吏之復於上官者亦不過曰已出示曉諭矣已多出示曉諭矣更有格外認眞者曰已勒石曉諭矣一曉諭而上官之心已盡屬吏之責亦卸庸詎知蚩蚩之氓固有一字不識者乎民不識字則不特出示無益即勒石之示又復何益哉同治丁卯九月有英國商人載煤夾板船於大洋膠沙而沉煤遂散浮海面南滙海濱之民咸撈獲儲於家固不見洋船也但識爲洋煤而已未幾有洋人

挾遁事來縣見余謂南民搶掠其煤焚燒其船索賠
銀五萬兩余以其語涉狂誕拒之去而密遣人赴海
濱察得其情因思我民斷無賠銀之理而洋人必不
肯已若不查還其煤必致釁事聞總理衙門所傷
實多則不賠而賠矣且庸知不飭令賠者不如先事
圖之遂選幹差往沿海各村挨查而繕手諭數百張
挨村遍貼剴切曉諭令將撈存之煤繳向公所免致
拖累云云語極諄切又親自赴鄉督查乃沿海之地
延袤計有百餘里一時不能周歷而英國領事官已

照會上海道札委華洋同知陳君寶渠暨伊國施繙譯官偕洋商來並令火輪船駛至海面邏巡開炮示威埶洶洶然民情震恐而洋商則仍力持賠銀五萬之說以相恫喝余大聲疾呼以理折之洋商氣稍沮然總執賠銀之說惟不言五萬耳余曰若爾以失煤之故乞我代爲查還我體兩國交好之情自然竭力查辦若言賠銀是訛詐矣訛詐則安有交情我官可去爾銀不可得於是陳君亦以正誼責之其繙譯官從而調停之只須查煤矣余於次日復偕施繙譯暨

洋商到海濱審視一片汪洋無從究詰相顧無策余乘其意氣消沮之時因與約查得煤若干即以若干還之令其先歸聽信而自向最大之村落名泥城者集衆諭話附近各村之民聚觀者不下數萬人余先以夷情喻之又以拼一官保衛百姓之語告之更以手諭之意反覆開導數百言鄉人多有感動泣下者云實不知有此道理於是均願以所撈之煤送還余喜問曰爾等豈不見我手示乎則萬口同聲對曰雖經見示實無一人識得字也余不覺駭然疑因愍詢

保董諸人所言如一余又不禁慨然歎始悟古人懸書讀法之意懸書以治識字之人讀法以治不識字之人耳是役也共收繳煤十八萬觔皆以舟由內河運還之匝月竣事共費錢千緡悉余捐給不以累民民得晏然無事至次年余遂於境內鄉鎮設立義學二十所俾之讀書識字海濱之人靡然從風即泥城左近亦自捐置義學二所不稟於官從此南邑四郊之內絃誦之聲相聞矣

制藝文字有特識者決之如響余生平見二人焉一

爲任邱邊仲思太守寶誠一爲餘姚朱久香閣學蘭同治乙丑太守在甯波考試書院取前列三人決爲本科必售洎榜發中者三人而所取第一者竟無名太守訝之未幾北闈榜來則其人已中南元乃復大喜閣學督湖北學政將鄉試前決科於省中書院所取十名前皆得中式而解元即閣學之第一人也尤爲科名中盛事

久香先生固精於文其行誼尤爲醇篤與倭文端相國仁同年平時以道義相切磋遺文必軌於正咸豐

庚辛間賊陷浙江先生矢志討賊忠憤所激言發涕垂人或迂其行事妄加誚哂先生不顧也余與先生素昧平生於上海旅次一見即傾襟以待逢人說項不去口謬許余爲知兵李爵相欲委余浦東軍事先生貽書爭之謂余必須赴浙以顧桑梓爵相乃令備吏士員觀察到甯波甯波苦餉絀先生即在上海爲籌餉事每數日必致余一書論軍務機宜料敵出奇動中肯綮余即以書呈觀察閱之戰勝攻取多用其策會彼

召用乃未然紹興之復終屬先生籌餉籌兵之力也
泗門謝員外敬集貴頭義勇擊賊先生資以餉又恐
敬恃勇不戒令高足弟子呂五峯茂才受豫參其軍
事盡心擘畫畢著戰功會賊大至敬仍以輕敵敗沒
受豫亦抗節死其宗人國恩豫統其軍卒底於績先
生以二人死事狀疏聞於
朝得專祠祀焉嗚呼若先生者文章經濟道學三者
兼而有之矣
平湖朱芣堂先生爲弼先伯雲伯公庚申同年也與

先大夫最契服官恪守繩墨清絕一塵官順天府府尹時先大夫以轉餉入都有上關督書託其郵遞先生驚曰私牘可擾驛站耶乃出已貲由信局寄去而特收照謝先大夫其謹畏如此後官至漕運總督剔除積弊八省吏民咸頌之歿祀鄉賢焉先生猶子山泉觀察善張卓犖有奇氣道光二十年唊人犯乍浦與余同事善後消余司訓金華山泉以南河通判出山游擢江南淮海道髮捻煽逆保障淮揚屢著戰功改官而得巴圖魯勇號尤爲異數歿後追贈右副都

御史崇祀名宦山泉季弟楚卿別駕壽寶咸豐庚申署江甯同知僑寓常州時粵逆破溧水句容甯道棄城走楚卿歎曰毘陵爲蘇浙門戶我雖無守土之責當與城存亡遂登陴拒戰而心知事不可爲賦詩曰狂風已斷悲笳曲落日空揮寶劍光惟有丹心終不改猶能殺賊死戎行城破巷戰死入祀昭忠祠余未及見茱堂先生而山泉楚卿則素習也竹林三人於鄉賢名宦昭忠祠中各專一席榮矣哉

富陽王君子和鑾今之高士也世席簪纓性恬淡不

樂仕進少年時隨祖若父宦遊四方行路萬里橫覽山川之勝遂善作畫墨法既妙設色更神鉛朱丹碧千崖萬壑沉雄奇秀兼而有之尤工花鳥見者驚歎名重一時因以畫自給筆墨外不妄受一錢人皆敬之咸豐辛酉賊陷富陽子和避難鄉間日三四徙一日者天陰雨雪忽聞賊至急起奔走倉皇中乃撞入賊隊遂被縛去賊會見其文弱目又短視驅行泥淖中屢起屢仆憐而釋之謂曰速行遇他隊不汝活也子和既得脫不暇擇路竄身荊棘履穿襪破天既昏

黑仍不敢息望前疾趨於雪光中忽睹一屋遂奮身入入其門聞其無人窺其室則似有聲響乃訴以被難之苦乞爲容留良久有婦人應曰我等麕聚室中子其入焉入則暗黑不能辨人遽蹲於地既凍且餒身僵足痛喘息逾時乃問婦之姓氏則對曰我某之妻也某與子和本係遠戚聞之稍慰再與語則不答意極亦不能復詰垂頭稍睡一時許忽聞婦呼曰天將明賊且至子可行矣子和遂捫戶而出走未數里天果明遇鄉人得脫於難又悔不挈婦同行恐其亦

罹於難也久之事定歸遇某戚告以故且謝其妻其人駭曰吾妻死已三年矣乃知遇鬼子和以爲奇今年因譚往事畢以告余余曰喪亂之際天道尤近善人終得保全子忠信篤敬自當有鬼神呵護雖而遇救亦常理耳何奇之有

同治乙丑之秋郭遠堂中丞開藩蘇州余與同官諸人晉謁翌日中丞觴之酒酣中丞忽問元和令蕭山陶君肖農曰某人近日在家否陶對曰已遊庠且食餼矣中丞乃笑謂余等曰此係渠鄉人當金陵初復

時冒稱校官往謁曾侯高談雄辯議論風生有不可一世之概侯固已心奇之矣中間論及用人須杜絕欺弊事遂正色大言曰受欺不受欺亦顧在己之如何耳某盱衡當世畧有所見若中堂之至誠盛德人自不忍欺左公之嚴氣正性人亦不敢欺至如某某諸公則人雖不欺而尚疑其欺或已受欺而不悟其欺者比比也侯不禁大喜撫髀稱是因謂之曰子可至軍營中一觀我所用之人某諾而出次日遍謁諸文武歸而復命曰軍中多豪傑俊雄之士然某於其

問得二三君子人焉侯驚問何人則舉涂方伯宗瀛及中丞名以對侯又大喜稱善乃待爲上客顧一時未有以處之姑令督造礮船未幾忽挾千金遁去所司以聞且請急發卒追捕侯嘿然良久曰止勿追也所司憫然退侯乃自循其鬚曰人不忍欺人不忍欺左右聞者皆匿笑不敢仰視中丞言至此又顧陶君曰此人旣遊庠食餼當令人勉之務正如曾侯者難再遇也次日同官聚談舉爲笑柄或曰幸金數不多故侯大度置之耳或曰侯恐播受欺名故忍而不追也

余曰不然昔宋韓魏公總五路師經畧西夏有人以僞書干之得厚賂去已而事露諸將請捕之韓公曰此人敢於百萬軍中持僞書以欺我則其人之膽識必有過人者若迹之急必投入夏國是又生一張元也遂止後世論者共服韓公之深識遠慮當金陵甫復時髮逆未平捻勢正熾曾侯之見即韓公之見也大臣謀國深遠豈惜此區區之金及受欺之名哉衆皆以余言爲然

余官金華縣訓導時府學訓導杏泉王君英瀾與余

同官交相得也杏泉長子繼本字根仙以髫齡食餼書法秀美尤工古文詞寅好中無不嘖嘖羨杏泉有子矣嗣余官江蘇與杏泉不通問者數年余冢婦山陰錢塩庵太守女也嘗言其戚王孫氏殉節事心疑爲杏泉家事未暇細詢也今年杏泉郵寄其媳王烈婦傳讀之乃驚根仙以殀死其婦又以殉節死爲慘然者久之按傳烈婦爲會稽孫君悅祖女性孝友年十六歸根仙事舅姑如事親相夫以順御下以寬里黨無間言甫三年而根仙以病死烈婦慟絕復蘇毀

面截髮誓不獨生悅祖痛愛壻死哭之哀遽遘疾卒烈婦衰絰號泣奔赴視斂畢歸謂家人曰吾今可以死矣初欲覓刀繯以殉其祖司訓公借虧體義諭之冀紓其死烈婦曰死所天非全歸乎乃絕粒翁姑百計解之不可得絕食七日瀕死矣司訓公又强飲以西瓜汁一杯復延七日乃終嗚呼其初殉也慷慨其卒殉也從容此眞所謂百折不回者也嗚呼有婦如此根仙可謂不死矣烈婦名閏天壤與日月爭光烈婦亦何嘗死哉

余行年六十有四生平所覯豪傑俊雄之士甚多而善人則止得二人焉一爲金華金樂魚濠一爲無錫余蓮村治樂魚少讀書不應試家甚貧而爲善不倦邑中掩埋育嬰及一切諸善舉孜孜矻矻幾欲以身殉之人或笑其愚不顧也工書畫不肯多受人潤筆其廉介蓋出於天性咸豐元年邑人公舉應孝廉方正科力辭不獲然終不肯易六品服仍以布衣終身蓮村以諸生得保訓導監銜然亦不求仕進遇善事必竭力成之勸人爲善舌敝唇焦不以爲苦遍遊江

浙地方以因果戒人如溺女搶醮淫殺諸事詣誘掖勸化人苟允之卽叩首以謝不以爲辱又自撰院本糾會數千金以忠孝節義事演劇名曰善戲使觀者興起感動然世俗習於浮麗聽古樂則惟恐臥故志不得行而蓮村不悔也第因之感化者亦復不少蓮村嘗於途中病甚僕人陸慶乃截指和藥救之則其感人之深可見也余攝南滙事蓮村來謁出小學諸書囑令分布又以保嬰恤嫠章程見勸余因於縣境設立義學多所又創立保嬰恤嫠等會均見成效

謂蓮村啟余也樂魚與蓮村皆規行矩步不苟言笑
其聲欬亦同出一轍惜二君相距遠不獲相見使苟
相遇必有相視而莫逆者也樂魚歿已久聞蓮村今
年始歿嚴芝生太史告余謂人傳蓮村已證眞人之
位者余曰使天堂無則已有則若蓮村樂魚二人者
必生天無疑矣

光緒元年三月蘇省招商局福星輪船裝運江蘇漕
米七千石赴津內有江蘇海運委員補用知府蒯君
等二十一人浙江海運委員石君一人暨董事僕從

等數十人行至山東烟臺地方天起大霧覿面不能見物猝遇英國澳順輪船兩船相衝福星船竟被撞沉於是委員董事僕從人等共溺斃六十五人其遇救得生者僅江蘇候補知縣江君等三人而已事聞

李爵相據情入奏

朝廷震悼死事各員均加銜照陣亡例議卹廕子並

命於天津上海二處建立專祠董事僕從等咸得附祀江蘇大吏復籌庫欵提出銀兩各予死者家養贍以十年爲期英國官員亦罰澳順輪船賠銀作卹死

事諸人旣厚邀

國恩復得中外優卹計存歿均無遺憾矣惟內中有候補縣丞長林一事最爲奇絕因特志之長君係滿洲人以佐貳需次蘇臺者久矣光景困甚上官憐之給予律運一差俾得薪水以顧其家長君奉委忻然別妻子而去去未旬日其妻晨粧竟出戶操井臼忽倒地大呼作長君語曰輪船失事我已死矣可速延我好友某某來其友至則細述船破事始末時蘇城尚未得信也衆皆大驚長又曰我死後已得差使心

念家貧子幼故晚夜奔馳而歸因囑某友曰我子年甫十歲無人養贍乞君念交情挈之去譬如家中多用一小僕耳言訖淚下某亦哭而允之長復曰我妻如此命苦在人世亦無好處當與之同赴冥間於是衆爭勸曰爾子尚幼若非有母撫育如何得以長大請勿作此想長思之良久乃應曰諾遂作謝辭別而去其妻乃霍然醒問以附魂諸事皆不能知第謂出戶之際覺冷風一陣吹向身上遂不省人事矣越二日乃聞惡耗時余薄遊蘇臺寅好中喧傳其事署方

伯應敏齋先生守程朱之學不信鬼神余舉所聞以詢方伯亦早有所聞共相歎異方伯曰予方作筆記可叙入之與神滅無鬼二論相辨也

富陽周芸臯觀察凱由進士歷官至福建興泉永道所至卓有政聲道光十二年臺灣民張丙作亂大府調觀察攝理臺灣道事戡定之際搜捕餘孽鞫訊犯供無枉無縱辦理善後事宜籌畫周密去任至今將四十年臺地疊遭東西夷外警而境內風塵不驚盜賊不起則措置之善也溯自康熙二十二年臺灣始

入版圖至道光十二年僅一百五十載耳而亂者凡十五起或請大兵剿之或以本省兵平之其亂之生也或數年或十數年輒一見其自相殘賊則間歲有也觀察精心運用力籌所以善厥後者條教章程規畫悉當海疆得以久安無事其功甚偉去歲日本窺臺東南旰食惜觀察久歸道山矣觀察文集中有記前陝甘總督楊侯逸事一則仰見疆臣養威重尊國體之至意讀之不勝佩服侯豈預知今日東夷之抗我顏行耶因亟錄之使後世知我

朝廷之威德焉
回疆張格爾之亂拟大臣據喀什噶爾城圍和闐葉
爾羌英吉沙爾三城
上命大學士長公爲揚威將軍往征之以陝甘總督
楊侯參贊軍事抵七里河與賊夾河而軍侯以所部
先濟賊見中流人馬高大殊於常驚爲神侯擊之伏
屍萬餘張格爾遁復喀什噶爾城三城圍解既而久
不得賊或謂賊畏侯不敢出侯在軍不可得也
上召侯回陝甘總督任總督駐蘭州控嘉峪關回疆

出入要地也爲遣伯克伊薩克誘張格爾出獻俘京
師回疆平
上嘉伊薩克功加郡王銜伊薩克素强盛雄長諸伯
克與二子分領三大城桀黠通華言道光十一年奉
詔入朝自恃功高益驕侈并分輿馬繁多所經回疆
諸伯克盛其供張比入關猶盛甘肅府縣請於布政
使白侯將迎諸邪侯曰毋須第視我行事明日將至
侯以令箭招至數里外伊薩克乃單騎從數人來侯
令自戈什哈以上有頂戴者冠帶華服不佩刀轅門

平列至堂下皆滿伊薩克至轅門下馬步行見兩旁官屏息立無聲傴僂不敢仰視至堂側少許命入見堂以內虛無人焉一巡捕官導之行歷聽事數重侯見之便室居中高座常衣冠二童子侍旁於地施紅裀一伊薩克及門未踰限蹙足跪摘冠扣頭侯令一童子扶以入命坐伊薩克叩頭者再乃坐道溫語竟侯自拂其鬚曰吾老矣較在回疆時衰若目更精神侯曰汝亦老鬚髮加白吾輩受

大皇帝厚恩當思及時報稱爲子孫計無妄想伊薩

克叩頭曰謹受敎侯又曰
大皇帝念汝少往即行無多從宜往謁各官皆有食
物恣汝啖也令一童子扶之出伊薩克汗流竟體裹
衣皆濕上馬行數里神始定侯諭布政使下及府縣
官以外藩禮禮之明日伊薩克誠騎從行或請故侯
曰蘭州爲入關第一省會俾知
天朝儀注他省加禮乃知恩矣同安令項廷綬時官
甘肅親見之爲凱言又曰凱旋兵初過州縣橫甚毆
知縣報聞皆咎令侯意不謂然比至親臨堂皇就轅

門捆責帶兵官各四十受責者五十餘人斬殿官者一人以徇兵後無敢譁侯任固原提督三十年陝甘婦豎識與不識皆畏愛侯及官總督見所屬益謙曰吾儕人公事儻有失幸助我然所策斷悉中度非人所及凱嘗見侯於

乾清門外偉軀榦美丰儀頳面修目詞氣譪然髯長三尺許覆胸白如銀文武威風天人也侯名遇春四川崇慶人經大小二百八十餘戰無不以身當先未嘗受創年八十有一以疾致仕未報次子國楨時巡

撫河南求解職侍養蘭州
詔許之在官受養中外以爲榮旋侯復請
命安車入都
召見數四
賜克什蔑幣無算侯初以平滑縣功封一等男至是
晉一等侯
敕各省地方官護送以歸食俸於家夫人年亦八十
子弟官文武二品者一門八人舊所部戈什哈官提
鎭者同時十餘人貴州果勇侯芳侯同姓繼侯爲固

原提督先侯而侯亦侯所拔也